

# 卷十一

一卷

俞伯牙摔琴謝知音

澠說曾分鮑叔金

於今交道姦如鬼

誰人辨得伯牙琴  
湖海空懸一片心

古來論交情至厚莫如管鮑管是管夷吾鮑是鮑叔

牙他兩箇同為商賈得利均分時管夷吾多取其利

叔牙為貪知其貧也後來管夷吾被囚叔牙脫

之薦這樣朋友纔是箇真正相知這相知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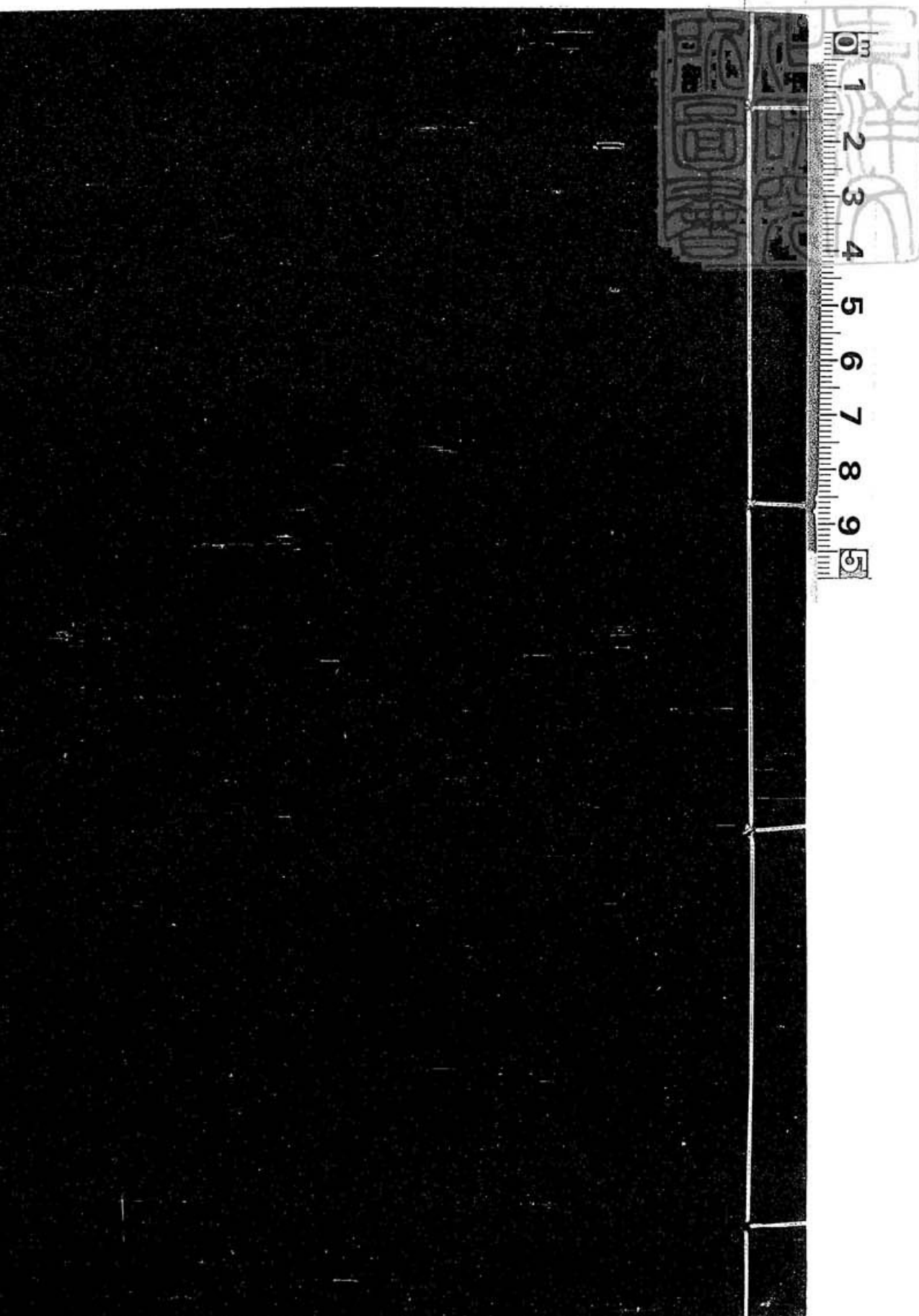
恩德相結者謂之知己腹心相照者謂之

相求者謂之知音總來叫做相知今日所

書名 警世通言殘十九卷 天啟四年序  
王氏三桂堂刊本  
撰者 明 馮夢龍 撰  
卷 卷十一  
內容分類 集 小說 短篇小說  
叢書號 仁井田 集-N4039  
編號 D8621600

彩色首頁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216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仁井田 集-N4039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警世通言殘十九卷 天啟四年序王氏三桂堂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不 許 複 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A22821

第十一卷

蘇知縣羅衫再合

早潮纔罷晚潮來

一月周流六十回

不獨光陰朝復暮

杭州老去被潮催

這四句詩是唐朝白樂天杭州錢塘江看潮所作話  
中說杭州府有一才子姓李名宏字敬之此人胸藏  
錦繡腹隱珠璣奈時運未通三科不第時值深秋心  
懷抑鬱欲渡錢塘往嚴州訪友命童子收拾書囊行  
李買舟而行撐出江口天已下午李生推篷一看果  
然秋江景致更自非常有宋朝蘇東坡江神子詞爲

證

鳳皇山下雨初晴。水風清。晚霞明。一朵芙蓉開過，尚盈。何處飛來双白鹭。如有意，慕娉婷。忽聞江上弄哀箏。苦含情。遣誰听。煙歛雲收，依約是湘靈。欲待曲終尋問取，人不見，數峰青。

李生正看之間，只見江口有一座小亭，扁曰秋江亭。舟人道：這亭子上每日有遊人登覽，今日如何冷靜。李生想道：似我失意之人，正好乘着冷靜時去看。看叶家長與我移舟到秋江亭去。舟人依命將船放到亭邊，停橈穩纜。李生上涯步進亭子，將那四面窓

推開倚欄而望，見山水相啣，江天一色。李生心喜，叫童子將卓椅拂淨，焚起一爐好香，取瑤琴橫於卓上，操了一回曲，終音止，舉眼見牆壁上多有留題字跡，不一獨有一處，連真帶草，其字甚大。李生起而視之，乃是一首詞，名西江月，是說酒色財氣四件的短處，放屁不通。

酒是燒身炮，烟色為割肉鋼。水財多招忌，損人前氣是無煙火藥。四件將來合就，相當不欠分毫。勸君莫戀最為高，總是修身正道。

李生看罷，笑道：此詞未為確論，人生在世，酒色財氣

胡說

四者脫離不得若無酒失了祭享宴會之礼若無色  
絕了夫妻子孫之事若無財天子庶人皆沒用度若  
無氣忠臣義士也盡委靡我如今也作一詞與他解  
釋有何不可當下磨得墨濃醮得筆飽就在西江月  
背後也帶草連真和他一首

三○杯○能○和○萬○事○一○醉○善○解○千○愁○陰○陽○和○順○喜○相○求○  
孤○寡○須○知○絕○後○財○乃○潤○家○之○寶○氣○爲○造○命○之○由○  
助○人○情○性○反○爲○仇○持○論○何○多○差○謬○

李生寫罷擲筆於卓上見香煙未燼方欲就坐再撫  
一曲忽狀盡簷前一陣風起

善聚庭前草

能開水上萍

惟聞千樹吼

不見半分形

可喜  
可贊

李生此時不覺神思昏迷伏几而卧朦朧中但聞環  
珮之聲異香滿室有美女四人一穿黃一穿紅一穿  
白一穿黑自外而入向李生深深萬福李生此時似  
夢非夢便問四女何人爲何至此四女乃含笑而言  
妾姊妹四人乃古來神女遍遊人間前日有詩人在  
此遊玩作西江月一首將妾等辱罵使妾等羞愧無  
地今日蒙先生也作西江月一首與妾身解釋前冤  
特來拜謝李生心中開悟知是酒色財氣四者之精

全不畏懼便道四位賢姐各請通名四女各言詩一

可穿黃的道

杜康造下萬家春

穿紅的道

而紅救愛殺人

穿白的道

生死窮通都屬我

穿黑的道

氣血世界滿亂耶

原來那黃衣女是酒紅衣女是色白衣女是財黑衣女是氣

李生心下了然用手輕招四女你四人聽我

分別

可喜

可怒

香甜美味酒為先

財積千箱稱富貴

美貌芳年色更鮮

善調五氣是真仙

四女大喜拜謝道既承解釋復勞褒獎乞先生於吾

姊妹四人之中選擇一名無過之女奉陪枕席少效

恩環李生搖手連聲道不可不可小生有志攀月中

丹桂無心戀野外聞花請勿多言恐虧行止四女笑

道先生差矣妾等乃巫山洛水之儷非路柳墻花之

比漢司馬相如文章魁首唐李衛公開國元勳一納

文君一收紅拂反作風流話柄不聞取譏於後世况  
 佳期良會錯過難逢望先生三思李生到底少年  
 才子心猿意馬拿把不定不免轉口道既賢姐們見  
 愛但不知那一位是無過之女小生情願相留言之  
 未已只見那黃衣酒女急急移步上前道先生妾乃  
 無過之女李生道怎見賢姐無過酒女道妾亦有匹

江月一首

善○助○英○雄○壯○膽○能○添○錦○繡○詩○腸○神○仙○造○下○解○愁○方  
 雪○月○風○花○玩○賞

又道還有一句要緊言語先生聽着

好色能生疾病貪盃總是清在八仙醉倒紫雲鄉  
 不羨公侯卿相

李生大笑道好個八仙醉倒紫雲鄉小生情願稍留  
 方留酒女只見那紅衣色女向前柳眉倒豎星眼圓  
 順道先生不要聽賤婢之言賤人我且問你你只講  
 酒的好處就罷了為何重已輕人亂講好色的能生  
 疾病終不然三四歲孩兒害病也從好色中來你只  
 誇已的好處却不知已的不好處

平帝喪身因酒毒

江邊李白慎其軀

勸君休飲無情水

醉後教人心意迷

核打



李生道有理言人亡國喪身皆酒之過小生不敢相  
留只見紅衣女妖三嬈三的走近前來道妾身乃是  
無過之女也有西江月為證

舞羨鴛鴦交頸又看連理花開無知花鳥動情懷  
豈可人無歡愛君了好迷淑女佳人貪意多木  
紅羅帳裏兩和譜一刻千金難買

李生沉吟道真個一刻千金難買終欲留色女那白  
衣女早已發怒罵道賤人怎麼說千金難買終不然  
我到不如你說起你的過處儘多

尾生橋下水涓涓 吳國西施事可憐

放尾

貪恋花枝終有禍

好姻緣是惡姻緣

李生道尾生喪身夫差亡國皆由於色其過也不下  
於酒請去請去遂問白衣女你却如何白衣女上前  
道

收盡三才板柄榮華富貴從生縱教好善聖賢心  
空手難施德行有我人皆欽敬無我到處相輕  
休因間氣開和爭問我須知有命

李生點頭道汝言有理世間所敬者財也我若有財  
取科第如反掌耳總動喜留之意又見黑衣女粉臉  
生嗔星眸帶怒罵道你為何說休爭間氣為人在世

沒了氣，还好我想着你。  
有財有勢是英雄。  
昔日石崇因富死。

命若無時枉用功。  
銅山不助鄧通窮。

李生搖首不語，心中暗想：石崇因財取禍，鄧通空有錢山，不救其餓財，有何益？便問氣女：卿言雖則如此，但不知卿於平昔間處世，何如？黑衣女道：像妾處世呵。

一自混元開闢陰陽二字成功，會為元氣散為風，萬物得之萌動。但看牛身六尺，喉間三寸流通，財和酒色盡包籠，無氣誰人享用。

氣女說罷，李生還未及答，只見酒色財三女齊聲來講：先生休听其言，我三人豈被賤婢包籠乎？且听我數他過失。

霸王白刃在烏江，  
多少陣前雄猛將。

有智周瑜命不長，  
皆因爭氣一身亡。

先生也不可相留，李生躊躇思想：呀，四女皆為有過之人，四位賢姐，小生褻薄，衾寒不敢相留，都請回去。四女此時互相埋怨：這個說先生留我，為何要你打短？那個說先生愛我，為何要你爭先？話不投機，一時間打罵起來。

酒馬色盜人骨髓色罵酒專惹非災財罵氣能傷  
肺腑氣罵財能損情懷直打得酒女烏雲亂色女  
空髻歪財女排曾叫氣女倒塵埃一个上蓬鬆髻  
髮遮粉臉不整金蓮撒鳳鞋

四女打在一團攪在一處李生暗想四女相爭不過  
為我一人耳方欲向前勸解被氣女用手一推先生  
閃開待我打死這三个賤婢李生猛然一驚衣袖拂  
着琴絃喘的一声响驚醒回來擦磨睡眼定睛看時  
那見四女踪跡李生撫髀長嘆我因關心太切遂形

丁夢寐之間據適間夢中所言四者皆為有過我為  
何又行這一首詞贊揚其美使後人觀吾此詞恣意  
為酒已沉迷於財氣我即為禍之魁首如今欲要說  
這不好難以悔筆也罷如今再題四句等人酌量而  
行就在粉牆西江月之後又揮一首

飲酒不醉最為高  
無義之財君莫取

好色不甜乃英豪  
忍氣饒人禍自消

上三句  
德不孤  
教

這段評話雖說酒色財氣一般不過細看起來酒也  
有不會飲的氣也有耐得的無如財色二字害事但  
是貪財好色的又免不得喫幾盃酒免不得淘幾場  
氣

豈不爲財色二字弄出天大的禍來後來悲歡離合  
做了錦片一場佳話正

說時驚破好人胆

話出傷殘義士心

却說國初永樂年間北直隸涿州有箇兄弟二人姓  
蘇其兄名雲其弟名雨父親早喪單有母親張氏在  
堂那蘇雲自小攻書學業淹貫二十四歲上三舉登  
科殿試二甲除授浙江金華府蘭谿縣大尹蘇雲回  
家住了數月憑限已到不免擇日起身赴任蘇雲對  
夫人鄭氏說道我早登科甲初任牧民立心願爲好  
官此去一臥蘭溪一杯水所有家財盡數收拾將十

分之三留爲母親供膳其餘帶去任所使用當日拜  
別了老母囑付兄弟蘇雨好生侍養高堂爲兄的若  
不得罪於地方到三年考滿又得相見說罷不覺慘  
然淚下蘇雨道哥七榮任是美事家中自有兄弟支  
持不必掛懷前程萬里須自保重蘇雨又送了一程  
方別蘇雲同夫人鄭氏帶了蘇勝夫妻二人伏事登  
途到張家灣地方蘇勝稟道此去是水路該用船隻  
偶有順便回頭的官座老爺坐去穩便蘇知縣道甚  
好原來坐船有个規矩但是順便回家不論客貨私  
貨都裝載得滿七的却去攬一位官人乘坐借其名

號免他一路稅課不要那官人的船錢反出幾十兩銀子送他爲孝順之祀謂之坐船錢蘇知縣是個老實的人何曾曉得恁樣規矩聞說不要他船錢已自勾了还想甚麼坐船錢那蘇勝私下得了他四五兩銀子酒錢喜出望外從旁攬撥蘇知縣同家卜下了官艙一路都是下水渡了黃河過了揚州廣陵駟將近儀真因船是年遠的又帶貨太重發起漏來滿船人都慌了蘇知縣叫快三隴岸一時間將家眷和行李都搬上岸來只因搬這一番有分教蘇知縣全家受禍正合着二句古語道是

漫藏誨盜

冶容誨淫

却說儀真縣有個慣做私商的人姓徐名能在五埧上街居住又攬山東王尚書府中一隻大客船裝載客人南來北往每年納還船租銀兩他合着一班水手叫做趙三翁鼻涕楊辣嘴范剝皮沈鬍子這一班都不是個良善之輩又有一房家人叫做姚大時常攬了載約莫有些油水看得入眼時半夜三更悄悄地將船移動到僻靜去處把客人謀害刮了財帛如此十餘年徐能也做了些家事這些夥計一個三羹香飯熟飽食煖衣正所謂爲富不仁爲仁不富你道徐

能是儀真縣人如何却攬山東王尚書府中的船隻  
況且私商起家千金自家難道打不起一隻船是有  
個緣故王尚書初任南京爲官曾在揚州娶了一位  
小奶子後來小奶子父母却移家於儀真居住王尚  
書時常周給後因路遙不便打這隻船與他教他賃  
租用度船上豎的是山東王尚書府的水牒下水時  
就是徐能包攬去了徐能因爲做那私商的道路到  
不好用自家的船要借尚書府的名色又有勢頭人  
又不疑心他所以一向不致敗露今日也是蘇知縣  
合當有事恰好徐能的船空閒在家徐能正在岸上

上顧聽說官船發漏忙走來看見搬上許多箱  
籠囊篋心中早有七分動火結末又走個嬌二滴二  
少年美貌的奶子上來徐能是個貪財好色的都頭  
不覺心窩發痒眼睛裏迸出火來又見蘇勝搬運行  
李料是僕人在人叢中將蘇勝背後衣袂一扯蘇勝  
回頭徐能陪個笑臉問道是那裏去的老爺莫非  
換船麼蘇勝道家老爺是新科進士選了蘭溪縣知  
縣如今去到任因船發了漏忙時上岸若就有個好  
船換得省得又落主人家徐能指着河裏道這西東  
王尚書府中水牒在上的就是小人的船新修整得

好、又、堅、固、又、乾、淨、慣、走、浙、直、水、路、水、手、又、都、是、得、力、的、今、晚、若、下、船、時、明、早、祭、了、神、福、等、一、陣、順、風、不、幾、日、就、吹、到、了、蘇、勝、歡、喜、便、將、這、話、稟、知、家、主、蘇、知、縣、叫、蘇、勝、先、去、看、了、艙、口、就、議、定、了、船、錢、因、家、眷、在、上、不、許、搭、載、一、人、徐、能、俱、依、允、了、當、下、先、秤、了、一、半、船、錢、那、一、半、直、待、到、縣、時、找、足、蘇、知、縣、家、眷、行、李、重、復、移、下、了、船、徐、能、慌、忙、去、尋、那、一、班、不、做、好、事、的、幫、夫、趙、三、等、都、齊、了、只、有、翁、范、二、人、不、到、買、了、神、福、正、要、開、船、岸、上、又、有、一、個、漢、子、跳、下、船、來、道、我、也、相、幫、徐、們、去、徐、能、看、見、呆、了、半、晌、原、來、徐、能、有、一、個、兄、弟、時、做、徐、用、班、中、都、稱、爲、徐、大、哥、徐、二、哥、真、個、是、有、性、善、有、性、不、善、徐、能、慣、做、私、商、徐、用、偏、好、善、但、是、徐、用、在、船、上、徐、能、要、動、手、脚、往、二、被、兄、弟、阻、住、十、遍、到、有、八、九、遍、做、不、成、所、以、今、日、徐、能、瞞、了、兄、弟、不、去、叫、他、那、徐、用、却、自、有、心、听、得、說、有、個、少、年、知、縣、換、船、到、便、寫、了、哥、子、的、船、又、見、哥、二、去、喚、這、一、班、如、狼、似、虎、的、人、不、對、他、說、心、下、有、些、疑、惑、故、意、要、來、船、上、相、幫、徐、能、却、怕、兄、弟、阻、攔、他、這、番、穩、善、的、生、意、心、中、嘿、二、不、喜、正、是

涇渭自分清共濁

薰蕕不混臭和香

却說蘇知縣臨欲開船，又見一個漢子趕將下來，心中到有些疑慮，只道是趁船的，叫蘇勝你問那方纔來的，是甚麼人。蘇勝去問了來，回復道：「船頭叫做徐能，方纔來的叫做徐用，就是徐能的親家。」蘇知縣想道：「這便是一家了。」是日開船，約有數里，徐能就將船泊岸，說道：「風還不順，眾弟兄且喫神福酒。」徐能飲酒中間，只推出茶上岸，招兄弟。徐用對他說道：「我看蘇知縣行李沉重，不下千金，跟隨的又止一房家人，這場好買賣，不可挫過你，你却不要阻攔我。」徐用道：「哥，此事斷然不可，他若任所回來，盈囊滿篋，必是貪贖所致，不義之財，取之無碍。如今方纔赴任，不過家中帶來幾兩盤費，那有千金？況且少年科甲，也是天上一位星宿，哥，若害了他，天理也不容。後來必然懊悔。」徐能道：「財采到不打緊，還有一事好，一個標致奶子，你哥正死了嫂，房中沒有個得意掌家的，這是天付姻緣，兄弟這番須作成做哥的。則个徐用又道：從來相女配夫，既是奶子，必然也是宦家之女，把他好夫好婦拆散了，強逼他成親，到底也不和順。此事一發不可，這裏兄弟二人正在唧唧噥噥，船艙上趙三望見了，正不知他商議甚事，一跳上岸來，徐用



見趙三上岸洋三的到走開了趙三問徐能適總與二哥說甚麼徐能附耳述了一遍趙三道既然二哥不從到不要與他說了只消兄弟一人便與你完成其事今夜須如此如此這般這般徐能大喜道不枉叫做趙一刀原來趙三爲人粗暴動不動自誇道我是一刀兩段的性子不學那粘皮帶骨因此起個異名叫做趙一刀當下衆人飲酒散了杖時歇息看看天晚蘇知縣夫婦都睡了約至一更時分聞得船上起身收拾篷索叫蘇勝問時說道江船全靠順風趁這一夜風使去明早便到南京了老爺們睡穩莫要開口等我自行那蘇知縣是北方人不知水面的勾當听得這話就不問他了却說徐能撐開船頭見風色不順正中其意拽起滿篷倒使轉向黃天蕩去那黃天蕩是極野去處船到蕩中四望無際姚大便去拋鉄猫揚辣嘴把定頭艙門口沈鬍子守舵趙三當先提着一口滾風刀徐能手執板斧隨後只不叫徐用一人却說蘇勝打鋪睡在艙只听得有人推門進來便從被窩裏鑽出頭向外張望趙三看得真一刀砍去正劈着鬚子蘇勝只叫得一声有賊又復一刀砍去正劈着鬚子蘇勝的老婆和衣

睡在那裏聽得嚷摸將出來也被徐能一斧劈倒姚  
大點起火把照得船中通亮慌得蘇知縣隻膝跪下  
叫道大王行李分毫不要了只求饒命徐能道饒你  
不得奉斧照頂門砍下却被一人攔腰抱住道使不  
得却便似

秋深逢赦至

病篤遇仙來

你道是誰正是徐能的親弟徐用曉得衆人動揮不  
幹好裏走進艙來却好抱住了哥扯在一邊不容  
他動手徐能道兄弟今日騎虎之勢罷不得手了徐  
用道他中了一場進士不曾做得一日官今日劫了

他財帛占了他妻小殺了他家人又教他刀下身亡

也忒罪過徐能道兄弟別事听得你這一件听不得

你留了他便是禍根我等性命難保放了手徐用越

抱得緊了便道哥一既狀放他不得拋在湖中也得

个全屍而死徐能道便依了兄弟言語徐用道哥一

撒下手中凶器兄弟方好放手徐能果狀把板斧撒

下徐用放了手徐能对蘇知縣道免便免你一斧只

鬆你不得便將駱纜捆做一團如一隻餛飩相似

水面撲澀的丟將下去眼見得蘇知縣不活了夫

婦氏只叫得苦便欲跳水徐能那裏容他把艙門

閃閃撥回船頭將篷扯滿又使轉來原來江湖中除了頂頭大逆風往來都使得篷儀真至邵伯湖不過五十餘里到天明仍到了五埧口上徐能回家喚了一乘肩輿教管家的朱婆先扶了奶二上橋一路哭七啼三竟到了徐能家裏徐能分付朱婆你好生勸慰奶三到此地位不由不順從不要愁煩今夜若肯從順還你終身富貴強似跟那窮官說得成時重二有賞宋婆領命引着奶二歸房徐能叫眾人將船中箱籠盡數搬運上岸打開看了作六分均分殺倒一口猪燒利市紙連翁鼻涕范剝皮都請將來做慶賀筵席徐川心中甚是不忍想着哥一不仁到夜來必朕去道蘇奶三若不從他性命難保若從時可不壞了他名節雖在席中如坐針氈眾人大酒大肉直喫到夜徐用心生一計將大折碗滿斟熱酒碗內約有斤許徐用捧了這碗酒到徐能面前跪下徐能慌忙來換道兄弟爲何如此徐用道夜來船中之事做兄弟的違拘了兄長必朕見惟若果朕不惟可飲兄弟這甌酒徐能雖是強盜弟兄之間到也和睦只恐徐用疑心將酒一飲而盡衆人見徐用勸了酒都起身把蓋道今日徐大哥娶了新嫂是个大喜我等一人

慶一盃此時徐能七八已醉欲推不飲衆人道徐二哥是弟兄我們異姓偏不是弟兄徐能被纏不過只得每人陪過喫得酪酊大醉徐用見哥二坐在椅上打瞌睡只推出恭提了燈籠走出大門從後門來門却鎖了徐用從牆上跳進屋裏將後門鎖裂開取燈籠藏了廚房下兩個丫頭在那裏盪酒徐用不顧逕到房前只見房門掩着裏面說話声响徐用側耳而听却是朱婆勸鄭夫人成親正不知勸過幾多言語了鄭夫人不允只是啼哭朱婆道奶二既立意不順從可不就船中尋个自盡今日到此那裏有地孔鑽去鄭夫人哭道媽二不是奴家貪生怕死只爲有九個月身孕在身若死了不打緊我丈夫就絕後了朱婆道奶二你就生下兒女來誰容你存留老身又是婦道家做不得程嬰杵臼也是在狀徐用听到這句話一脚把房門踢開唬得鄭夫人魂不附体連朱婆也都慌了徐用道不要忙我是來救你的我哥二已醉乘此机会送你出後門去逃命異日相會須記的不要我徐用之事鄭夫人叩頭稱謝朱婆因說了一半日也十分可怜鄭夫人情願與他作伴逃走徐用身邊取出十兩銀子付與朱婆做盤纏引二人出後門

又送了他出了大街囑付小心在意說罷自去了。好以

槌碎玉籠飛彩鳳

掣開金鎖走蛟龍

單說朱婆與鄭夫人尋思黑夜無路投迤信步而行只揀僻靜處走去顧不得鞋弓步窄約行十五六里蘇奶心中着忙到也不怕脚痛那朱婆却走不動了沒奈何彼此相扶又捱了十餘里天還未明朱婆原有個氣急的症候走了許多路氣喘起來道奶不是老身有始無終其實寸步難移恐怕反拖累媽奶日喜天色微明奶前去好尋个安身之處老身

在此處途路還熟不消掛念鄭夫人道奴家患難之際只得相撇了只是媽一遇着他人休得漏了奴家消息朱婆道奶一尊便老身不悞你的事鄭夫人纔回得身朱婆嘆口氣想道沒處安身索性做個乾淨好人望着路傍有口義井將一双旧鞋脫下投井而斃鄭夫人眼中流淚只得前行又行了十里共三十餘里之程漸覺腹痛難忍此時天色將明望見路傍有一第菴其門尚閉鄭夫人叩門意欲借菴中安歇菴內答應開門鄭夫人擡頭看見驚上加驚想道我來錯了原來是僧人開得南边和尚們敢不學好彘

了強盜又撞了和尚却不嚇氣千死萬死左右一死且進門觀其動靜那僧人看見鄭夫人丰姿服色不像个以下之人甚相敬重請入淨室問訊叙話起來方知是尼僧鄭夫人方纔心定將黃天蕩遇盜之事叙了一遍那老尼姑道奶=暫住幾日不妨却不敢久留恐怕強人訪知彼此有損說猶未了鄭夫人腹痛一陣緊一陣老尼年踰五十也是半路出家的曉得些道兒問道奶=這痛陣到像要分娩一般鄭夫人道實不相瞞奴家怀九个月孕因昨夜走急了路肚疼只怕是分娩了老尼道奶=莫慌我說這裏是



僻地不可污穢奶=可往別處去不敢相留鄭夫人眼中流淚哀告道師父慈悲為本這十方地面不留教奴家更投何處想是蘇門前世業重今日遭此冤劫不如死休老尼心慈道也罷菴後有个厠屋奶=若沒處去權在那厠屋裏住下等生產過了進菴未遲鄭夫人出於無奈只得捧着腹肚走到菴後厠屋裏去雖則厠屋喜得不是个露坑到還乾淨鄭夫人到了屋內一連幾陣緊痛產下一个孩兒老尼听得

小兒啼哭之聲忙走來看說道奶=且喜平安只是一件母子不能並留若留下小的我與你托人撫養

你就休住在此。你若要在時，把那小官人棄了，不然佛地中啼哭，被人疑心，查得根由，又是禍事。鄭夫人左思右量，兩下難捨，便道：我有道理，將自己貼肉穿的一件羅衫脫下，包裹了孩兒，拔下金釵一股，插在孩兒胸前，對天拜告道：夫主蘇雲，倘若不該絕後，願天可憐，遣个好人收養此兒，祝罷，將孩兒遞與老尼，央他放在十字路口，老尼念声阿彌陀佛，接了孩兒，走去約莫半里之遙，地名大柳村，撇於柳樹之下。

分明路側重逢棄

疑是空桑再產兒

老尼轉來，回復了鄭夫人。鄭夫人一慟幾死，老尼勸解，自不必說。老尼淨了手，向佛前念了血盆經，送湯送水，價看觀鄭夫人。鄭夫人將隨身簪耳手釧盡數解下，送與老尼，為陪堂之費。等待滿月，進菴，做了道姑，拜佛看經，過了數月。老尼恐在本地有是非，又引他到當塗縣慈湖老菴中，潛住。更不出門，不在話下。却說徐能醉了，睡在椅上，直到五鼓方醒。眾人見主人酒醒，先已各散去。訖徐能醒來，想起蘇奶之事，走進房看時，却是個空房。連朱婆也不見了。叫丫鬟問時，一個丫目睜口呆，對答不出。看後門大開，情知

走了雖然不知去向也少不得追趕料他不走南路  
必走北路望僻靜處一直追來也是天使其然一逕  
走那蘇奶的舊路到義井跟頭看見一双女鞋原  
是他先前老婆的舊鞋認得是朱婆的疑猜道难道  
他特地奔出去到於此地捨得性命巴着井欄一望  
黑洞上地不要管他再趕一程又行十餘里已到  
大柳村前全無踪跡正欲回身只听得小孩子哭响走  
上一步看時那大柳樹之下一个小孩兒且是生得  
端正懷間有金釵一股正不知什麼人撇下的心中  
暗想我徐能年近四十尚無子息這不是皇天有恨

賜與我爲嗣輕一抱在懷裏那孩兒就不哭了徐能  
心下十分之喜也不想追趕抱了孩子就回到得家  
中想姚大的老婆新育一个女兒未及一月死了正  
好接奶把那一股釵子就做賞錢賞了那婆娘教他  
好生餵乳長大之時我自看顧你不在話下有詩爲  
証

插下薔薇有刺藤  
凡人。不識天公巧。

養成乳虎自傷生  
種就殃苗待長成。

話分兩頭再說蘇知縣被強賊攔入黃天蕩中自古  
道死生有命若是命不該活一千個也休了只爲蘇



知縣後來還有造化，在水中半沉半浮，直落到嚮水  
關邊，恰好有個徽州客船泊於關口，客人陶公夜半  
正起來撒溺，覺得船底下有物，叫水手將篙摘起，却  
是一個人，渾身細縛，心中駭異，不知是死的活的，正  
欲推去，水中有這等異事，那蘇知縣在水中沒了半  
夜，還不曾死，開口道：救命救命！陶公見是活的，慌忙  
解開繩索，將姜湯灌醒，問其緣故。蘇知縣備細告訴，  
被山東王尚書船家所劫，如今待往上司去告理。陶  
公是本分生理之人，听得說要與山東王尚書家打  
官司，只恐連累，有懊悔之意。蘇知縣看見顏色，變了  
相，不相容，便改口道：如今盤費一空，文憑又失，此身  
無所着落，倘有安身之處，再作道理。陶公道：先生休  
恠我，說你若要去告理，在下不好管得間事。若只要  
個安身之處，敝村有個市學，倘肯相就，权住幾時。蘇  
知縣道：多謝多謝。陶公取些乾衣服教蘇知縣換了，  
帶回家中。這村名雖喚做三家村，共有十四五家，每  
家多有兒女上學，却是陶公做領袖，分派各家輪流  
給在家教學，不放他出門看官，牢記着那蘇知縣  
在村中教學，正是

未司社稷民人事

权作之乎者也師

却說蘇老夫人在家思念兒子蘇雲，對次子蘇雨道：「你哥三爲官一去三年杳無音信，你可念手足之情，親往蘭溪任所討個音耗回來，以慰我懸三之望。」蘇雨領命收拾包裹，陸路短盤，水路搭船，不則一月來到蘭溪。那蘇雨是朴實莊家，不知委曲，一逕走到縣裏，值知縣退衙來私宅門口，敲門守門皂隸急忙攔住，問是甚麼人。蘇雨道：「我是知縣老爺親屬，你快通報。」皂隸道：「大爺好利害，既是親屬，可通個名姓。」小人好傳雲板。蘇雨道：「我是蘇爺的嫡親兄弟，特地從涿州而來。」皂隸唬臉打一啞罵道：「見鬼。」大爺自姓高，是江西人，牛頭不對馬嘴，正說開後堂，又有幾個閒蕩的公人，听得下走來，幫與罵道：「那裏來這光棍，打他出去。」就是蘇雨再三分辨，那個听他，正在那里七張八嘴，東扯西拽，驚動了房內的高知縣，開私宅出來，問甚緣由。蘇雨听說大爺出衙，睜眼看時，却不是哥三，已自心慌，只得下跪稟道：「小人是北直隸涿州蘇雨，有親兄蘇雲，於三年前選本縣知縣到任，以後杳無音信，老母在家懸望，特命小人不遠千里來到此間，何期遇了恩相，恩相既在此榮任，必知家兄前任下落。」高知縣慌忙扶起，與他作揖看坐，說道：「你

令兄向來不曾到任吏部只道病故了又將此缺補與下官既是府上都沒消息不是誤舟定是遭寇了若是中途病亡豈無一人回籍蘇雨听得哭將起來道老母家中懸念只望你衣錦還鄉誰知死得不明不白教我如何回累老母高知縣傍觀未免同他之情甚不過意寬慰道事已如此足下休得煩惱且在敝治寬住一兩個月待下官差人四處打听令兄消息回府未遲一應路費都在下官身上便分付門子於庫房取書儀十兩送與蘇雨爲程敬着一名皂隸送蘇二爺於城隍廟居住蘇雨雖承高公美意心下

痛苦晝夜啼哭住了半月忽感一病服藥不愈嗚呼哀哉

### 未得兄弟生逢

### 又見娘兒死別

高知縣買棺親往殯殮停柩於廟中分付道士小心看視不在話下再說徐能自抱那小孩兒回來教姚大的老婆做了乳母養爲己子俗語道只愁不養不愁不長那孩子長成六歲聰明出衆取名徐繼祖上學攻書十三歲經書精通遊庠補廩十五歲上登科起身會試從涿州經過走得乏了下馬歇脚見一老婆二面如秋葉髮若銀絲自提一個磁瓶向井頭汲

水徐繼祖上前與婆三作揖求一甌清水解渴老婆  
二老眼朦朧看見了這小官人清秀可喜便留他家  
裏喫茶徐繼祖道只怕老娘府上路遠婆二道十步  
之內就是老身舍下徐繼祖真个下馬跟到婆二家  
裏見門庭雖像舊家甚是冷落後邊房屋都被火焚  
了瓦礫成堆無人收拾只剩得廚房三間將土牆隔  
斷左一間老婆二做個卧房右一間放些破家火中  
間雖則空下傍邊供兩個靈位開寫着長兒蘇雲次  
兒蘇雨所側邊是个耳房一个老婢在內燒火老婆  
二請小官人於中間坐下自己陪坐喚老婢喚出一

盞熱騰騰二的茶將托盤托將出來道小官人吃茶老  
婆二看着小官人目不轉睛不覺兩淚交流徐繼祖  
推而問之老婆二道老身七十八歲了就說錯了句  
言語料想郎君不恠徐繼祖道有話但說何恠之有  
老婆二道官人尊姓青春几歲徐繼祖叙出姓名年  
方一十五歲今科僥倖中舉赴京會試老婆二屈指  
暗數了一回撲殺二淚珠滾一個不住徐繼祖也不  
覺慘怛道婆婆七如此哀楚必有傷心之事老婆二道  
老身有兩個兒子長子蘇雲叨中進士職受蘭溪縣  
尹十五年前同着媳婦赴任一去杳然老身又遭次

男蘇雨親往任所体探連蘇雨也不回來後來聞人傳說大小兒喪於江盜之手次兒沒於蘭溪老身痛苦無伸又被鄰家失火延燒卧室老身和這婢子兩只杖住這幾間屋內坐以待死適纔偶見即君面貌與蘇雲無二又剛是十五歲所以老身感傷不已今日天色已晚即君若不嫌貧賤在草舍權住一晚喫老身一餐素飯說罷又哭徐繼祖是個慈善的人也是天性自然感動心內到可憐這婆也不忍別去就肯住了老婆三幸雞煮飯管待徐繼祖叙了二三更的話就留任中間歇息次早老婆三起身又尋乞了早飯臨去時依三不捨在破箱子內取出一件不曾開折的羅衫出來相贈說道這衫是老身親手做的男女衫各做一件却是一般花樣女衫把與兒婦穿去了男衫因打措時被灯煤落下燒了領上一個孔老身嫌不吉利不曾把與亡兒穿至今老身收着今日老身見了即君就如見我蘇雲一般即君受了這件衣服倘念老身衰暮之景來年春闈得第衣錦還鄉是必相煩差人於蘭溪縣打听蘇雲蘇雨一个實信見報老身死亦瞑目說罷施声痛哭徐繼祖沒不由不覺也掉下淚來老婆三別了徐繼祖上馬哭

進屋去了。徐繼祖不勝傷感。到了京師。連科中了二甲進士。除授中書朝中大小官員。見他少年老成。諸事歷練。甚相敬重。也有打听他未娶。情願賂了錢。送女兒與他做親。徐繼祖為不曾稟命於父親。堅意推辭。在京二年。為急缺風憲。事選授監察御史。差往南京刷卷。就便回家省親。歸娶剛好。十九歲。徐能此時已做了太爺。在家中耀武揚威。甚是得志。正合着古人兩句

常將冷眼觀螻蛄  
看你橫行得幾時

再說鄭氏夫人在慈湖尼菴。一住十九年。不曾出門。

一日照鏡。覺得龐兒非舊。潸然淚下。想道。殺夫之仇。未報。孩兒又不知生死。就是那時有人收留。也不知落在誰手。住居何鄉。我如今容貌憔悴。又是道姑。打扮料無人認得。况且吃了這几年安逸茶飯。定害菴中。心中過意不去。如今不免出外。托鉢一來也。幫貼菴中。二來往儀真。一路才順便打聽孩兒消息。常言大海浮萍。也有相逢之日。或者大天可憐。有近處人家。拾得撫養。在彼母子相會。對他說出根由。教他做個報仇之人。却不了却心願。當下與老尼商議。停妥托了鉢盂。出菴而去。一路抄化。到於當塗縣內。只見

沿街搭彩迎接剛卷御史徐爺鄭夫人到一家化齋  
其家乃是里正薛道我家爲接官一事甚是匆忙改  
日來布施罷却有間壁一個人家有女眷開立在門  
前觀看搭彩看這道姑生得十分精緻年也却不甚  
長見化不得齋便去叫喚他鄭氏聞喚到彼問訊過  
了那女眷便延進中堂將素齋款待問其來歷鄭氏  
料非賊黨想道我若隱忍不說到底終無結束遂將  
十九年前苦情數一數一告訴出來誰知屏後那女  
眷的家長仗着聽了半日心懷不平轉身出來叫道  
姑你受恁般冤苦見今制卷御史到任如何不去告  
狀申理鄭氏道小道是女流勿未識字寫不得狀詞  
那家長道要告狀我替你寫便去買一張三尺三寸的  
綿紙從頭至尾寫道

告狀婦鄭氏年四十二歲係直隸涿州籍貫大蘇  
渠由進士選授浙江蘭溪縣尹於某年相隨赴任  
路經儀真因船漏過載豈期船戶積盜徐能糾夥  
多人中途劫夫財謀夫命又欲姦騙氏身氏幸逃  
出庵中潛躲迄今一十九年沉冤無雪徐盜見在  
五坦街住懇乞 天臺捕獲正法生死啣恩激切  
上告

鄭氏收了狀子作謝而出走到接官亭徐御史正在寧大道周丘脩船中答拜船頭上一清如水鄭氏不知利害逕蹣上船管船的急忙攔阻鄭氏便叫起屈來徐爺在艙中所見也是一緣一会偏覺得音聲悽慘時巡捕官接進狀子同周兵備觀看有猶可看畢時唬得徐御史面如土色屏去從人私向周兵備請教這婦人所告正是老父孝生欲待不准他狀又恐在別衙門告理周兵道呵呵大笑道先生大人正是青年不知機變此事亦有何難可分付巡捕官帶那婦人明日察院中審問到那其間一頓板子將那婦人敲死可不絕了後患徐御史起身相謝道承教了辭別周兵備分付了巡捕官說話押那告狀的婦人明早帶進衙門面審當下回察院中安歇一夜不甦想道我父親積年爲盜這婦人所告或是真情當先劫財殺命今日又將婦人打死却不是寃上加寃若是不打殺他時又不是小可利害驀然又想起三年前涿州遇見老嫗說兒子蘇雲被強人所算想必就是此事了又想道我父親劫掠了一生不知造下許多寃業有何陰德積下兒子科第我記蘇小時上學學生中常笑我不是親生之子正不知我此身從



何而來此事除非奶公姚大知其備細心生一計寫  
就一封家書書中道到任忙促不及回家特地迎接  
父叔諸親南京衙門相會路上乏人伏侍可先差奶  
公姚大來當塗采石驛莫悞莫悞次日開門將家書  
分付承差送到儀真五壩街上太爺親拆巡捕官帶  
鄭氏進衙徐繼祖見了那鄭氏不由人心中慘然畧  
問了幾句言語就問道那婦人有兒子沒有如何自  
家出身告狀鄭氏眼中流淚將菴中產兒并羅衫包  
裹和金釵一股留于大柳村中始末又備細說了  
遍徐繼祖委決不下分付鄭氏你且在菴中暫住待

我察訪強盜着實再來喚你鄭氏拜謝去了徐繼祖  
起馬到采石驛住下等得奶公姚大到來日間無話  
直至黃昏深後喚姚大至於卧榻將好言撫慰問道  
我是誰人所生姚大道是太爺生的再三盤問以是  
如此徐爺發怒道我是他生之子備細都已知道你  
若說得明白念你妻子乳哺之恩免你本身一刀若  
不說之時發你在本縣先把你活活敲死姚大道實  
是太爺親生小的不敢說謊徐爺道黃天蕩打劫蘇  
知縣一事難道你不知姚大又不肯明言徐爺大怒  
便將憲票一幅寫下姚大名字發去當塗縣打一百

討氣絕。繳姚大見僉了憲票，着了忙，連忙磕頭道：「小的願說，只求老爺莫在太爺面前洩漏。」徐爺道：「凡事有我做主，你不須懼怕。」姚大遂將打劫蘇知縣謀蘇奶奶爲妻，及大柳樹下拾得小孩子回家教老婆接奶備細說了一遍。徐爺又問道：「當初裹身有羅衫一件，又有金釵，一般如今可在？」姚大道：「羅衫上染了血迹，洗不淨。至今和金釵留在此時。」徐爺心中已自了然，分付道：「此事只可你我二人知道。明早打發你回家，取了釵子羅衫，星夜到南京衙門來見我。」姚大領命自去。徐爺次早一面差官將盤纏銀兩，好生接取。

慈湖菴鄭道姑到京中來見我，一面發牌起程往南京到任。正是

少年科第珠如錦

御史威名猛似雷

且說蘇雲知縣在二家村教業，想起十九年前之事，老母在家音信隔絕，妻房鄭氏懷孕在身，不知生死下落，日夜憂惶，將此情告知陶公，欲到儀真尋訪消息。陶公苦勸安命，莫去惹事。蘇雲乘清明日，各家出去掃墓，乃寫一謝帖，留在學館之內，寄謝陶公收拾了筆墨出門，一路賣字爲生，行至常州烈帝廟，日晚投宿，夢見烈帝廟中，灯烛輝煌，自己拜祝求籤，二語

云

陸地安然水面凶

一林秋葉遇狂風

要知骨肉團圓日

只在金陵多府中

五更醒來記得一字不忘自家暗解道江中被盜遇  
救在山中住這幾年首句陸地安眠水面凶已自應  
了。一林秋葉遇狂風應了骨肉分飛之象難道還有  
團圓日子金陵是南京地面御史衙門號爲豸府我  
如今不要性儀真答到南都御史衙門告狀或者有  
神寬之日天明起來拜了神道討其一答若該往南  
京乞賜聖慈却下果然是个圣答蘇公欢喜出了衙  
門直至南京寫下一張詞狀到操江御史衙門去出  
告狀云

告狀人蘇雲直隸涿州人忝中某科進士初選藺  
溪知縣携家赴任行至儀真禍因舟漏重罹山東  
王尚書家船隻過載豈期舟子徐能徐用等慣於  
江洋打劫夜半移船僻處縛雲拋水幸遇救免教  
授糊口行李一空妻僕不知存亡勢宦養盜非天  
莫勦上告

那操江林御史正是蘇爺的同年看了狀詞甚是憐  
憫即刻行了文書支會山東撫按着落王尚書身上

要強盜徐能徐用等剛上發了文書，刷卷御史徐繼祖來拜操院，偶然叙及此事。徐繼祖有心，別了操院出門，即時叫听事官將操院差人喚到本院衙門。有話分付徐爺回衙門听事官，喚到操院差人進衙磕頭。稟道：老爺有何分付？徐爺道：那王尚書船上強盜，本院已知一二。今本院賞你盤纏銀二兩，你可暫停兩三日，待本院喚你們時，你可便來。管你有處，緝拿真賊，真盜不須到山東去得。差人領命去了。少頃門上通報太爺到了。徐爺出迎，就有賜情之意，想着養育教訓之恩，心慈也要分明今日，且且盡个礼款當下。

差官往河下，接收到衙，原來徐能徐用起身時，連這一班同夥趙三翁、鼻涕楊辣嘴、范剥皮、沈鬍子都倚仗通家兄弟，面上備了百金賀禮，一齊來慶賀徐爺。這是天使其然，自來投死。姚大先進衙磕頭。徐爺教請太爺二爺到衙鋪氈拜見。徐能端然而受，次要拜徐用。徐用抵死推辭，不肯要徐爺下拜，只是長揖。趙三等一夥向來在徐能家，把徐繼祖當做子姪之輩。今日高官顯耀時勢，不同趙三等口稱御史公。徐繼祖口稱高親，兩下賓主相見，備飯款待。至晚，徐繼祖在書房中密喚姚大，討他的金釵及帶血羅衫看了。

那羅衫花樣與涿州老婆婆所贈無二那老婆婆又說我的面龐與他兒子一般他分明是我的祖母那慈湖菴中道姑是我親娘更喜我爺不死見在此聞告狀骨肉團圓在此一舉次日大排筵宴在後堂管待徐能一夥七人大吹大擂介飲酒徐爺只推公務獨自出堂先教聚集民壯快手五六十人安排停當聽候本院揮扇爲號一齊進後堂擒拿七盜又喚操院公差快快請告狀的蘇爺到衙門相會不一時蘇爺到了。一見徐爺便要下跪徐爺雙手扶住彼此站立問其情節蘇爺含淚而語徐爺道老先生休得愁

煩後堂有許多貴相知在那裏請去認一認蘇爺走入後堂一者此時蘇爺青衣小帽二者年遠了二者出其不意徐能等已不認得蘇爺了蘇爺時刻在念到也還認得這班人的面貌看得仔細喫了一驚倒身退出對徐爺道這一班人正是船中的強盜爲何在此徐爺且不回話舉扇一揮五六十個做公的蜂擁而入將徐能等七人一齊捆縛徐能大叫道繼祖孩兒救我則個徐爺罵道死強盜誰是你的孩兒你認得這位十九年前蘇知縣老爺麼徐能就罵徐用道當初不聽吾言只教他全屍而死今日悔之何及

又教姚大出來對證，各各無言。徐爺分付巡捕官將這八人與我一總發監。明日本院自備文書送到操院衙門去發放。已畢，分付關門。請蘇爺復入後堂。蘇爺看見這一夥強賊都在酒席上擒拿，正不知甚麼意故。方欲待請問明白，然後即謝。只見徐爺將一張交椅置於面南，請蘇爺上坐，納頭便拜。蘇爺慌忙扶住道：「老大人素無一面，何須過謙如此？」徐爺道：「愚男一向不知父親踪跡，有失迎養，學乞恕不孝之罪。蘇爺還說道：『老大人不要錯了學生，並無兒子。』徐爺道：『不孝就是爹爹。』」所生如不信時，有羅衫為證。徐爺先

取涿州老婆婆所贈羅衫，遞與蘇爺。蘇爺認得領上燈煤，燒孔道：「此衫乃老母所製，從何而得？」徐爺道：「還有一件，又將血漬的羅衫及金釵取來。蘇爺觀看，又認得此釵乃吾妻首飾，原何也？」在此，徐爺將涿州遇見老母及采石駟中道姑告狀，并姚大招出情由，備細說了一遍。蘇爺方纔省悟，抱頭而哭。事有湊巧，這裏恰纔父子相認，門外傳鼓報，道慈湖觀音菴中鄭道姑已喚到徐爺，忙教請進後堂。蘇爺與奶已別了。一十九年，到此重逢。蘇爺又引孩兒拜見了母親，痛定思痛，夫妻母子哭做一堆，然後打掃後堂，重排个

慶賀筵席正是

樹老抽枝重茂盛

雲開見月倍光明

次早南京五府六部六科十三道及府縣官員聞知徐爺骨肉團圓都來拜賀操江御史將蘇爺所告狀詞奉還徐爺听其自審徐爺別了列位官員分付手下取大毛板伺候於監中吊出衆盜一个比脚鏢手扭跪於階下徐爺在徐家生長已熟知這班兇徒殺人劫財非止一事不消拷問只有徐用手昔多曾諫訓且蘇夫婦都受他活命之恩叮囑兒子要出脫他徐爺一筆出豁了他趕出衙門徐用拜謝而去

東王尚書寫遠無干不須推究徐能趙三首惡打入

十楊辣嘴沈鬍子在船上幫助打六十姚大雖也在

船上出尖其妻有乳哺之恩與翁鼻涕范剝皮各只

打四十板雖有多寡都打得皮開肉綻鮮血迸流姚

大受痛不過叫道老爺親許免小人一刀如何失信

徐爺又免他十板只打三十打完了分付收監徐爺

退於後堂請命於父親草下表章將此段情由具奉

天子先行出姓改名蘇泰取否極泰來之義次要將

諸賊不時處決各賊家財合行籍沒為邊儲之用素

尾又說臣父蘇雲二甲出身一官未赴十九年患准

之餘宦情已淡，臣祖母年踰八袞，獨居故里，未知存亡。臣年十九未娶，繼祀無望，懇乞天恩，給假從臣父暫歸涿州省親，歸娶云云。奏章已發，此時徐繼祖已改名蘇泰，將新名寫帖，遍拜南京各衙門，又寫年侄帖子，拜謝了操江林御史，又記着祖母言語，寫書差人往蘭溪縣查問蘇雨下落。蘭溪縣差人先來回報蘇二爺十五年前曾到，因得病身死。高知縣殯殮，言寄在城隍廟中。蘇爺父子痛哭了一場，即差前當人賣了盤費銀子，重到蘭溪，於水路僱船裝載二爺靈柩，回涿州祖坟埋葬。不一日，奏章准了下來。一

准仍封蘇雲爲御史之職，欽賜父子馳驛，還鄉刑部請蘇爺父子同臨法場監斬。諸盜蘇泰預充分付獄中，將姚大縊死，全屍也。算免其一刀，徐能嘆口氣道：我雖不曾與蘇奶子成親，做了三年太爺死，亦甘心。了，各盜面面相覷，延頸受死，但見

兩聲破鼓响，一棒碎鑼鳴。監斬官如十殿閻王，劊子手似飛天羅刹。刀斧劫來財帛萬事皆空，江湖使盡英雄一朝還報。森羅殿前個個盡驚兒鬼，至陽間地上人人都慶賊人亡。

在先上本時便有文書知會揚州府官，儀真縣官將



強盜六家預先趕出人口封鎖門戶縱有金室如山  
都爲官物家三女哭兒啼人離財散自不必說只有  
姚大的老婆原是蘇御史乳母一步一哭到南京  
來求見御史老爺蘇御史因有乳哺之恩況且丈夫  
已經正法罪不及祭又恐奶二傷心不好收留把五  
十兩銀子賞他爲終身養生送死之資打發他隨便  
安身京中無事蘇太爺辭了年兄林操江御史公別  
了各官起馬前站插兩面金字牌一面寫着奉旨省  
親一面寫着欽賜歸娶旗幡鼓吹好不齊整鬧嚷二  
的從揚州一路而回道經儀真蘇太爺甚是傷感

老夫人又對兒子說起朱婆投井之事又說虧了菴  
中老尼御史公差地方訪問義井居民有人說十九  
年前是曾有个死屍浮于井面衆人撈起三屍無人  
識認只得歛錢買棺盛殮埋於左近一箭之地地方  
回復了御史公備了祭禮及紙錢冥錠差官到義井  
墳頭通告致祭又將白金百兩送與菴中老尼另封  
白銀十兩付老尼改建道場超度蘇二爺朱婆及蘇  
勝夫婦亡靈這叫做以直報怨以德報德蘇公父子  
親往拈香拜佛諸事已畢不一日行到山東臨清頭  
站先到渡口駟驚動了地方上一位鄉宦那人姓王

名貴官拜一品尚書告老在家那徐能攬的山東王尚書船正是他家徐能盜情發了操院拿人鬧動了儀真一縣王尚書的小夫人家屬恐怕連累都搬到山東依老尚書居住後來打听得蘇御史審明船雖尚書府水牌止是租賃王府並不知情老尚書甚是感激今日見了頭行親身在渡口驕迎接見了蘇公父子滿口稱謝設席款待席上問及御史公欽賜婦娶不知誰家老先兒的宅眷蘇雲答道小兒尚書撰聘王尚書道老夫有一末堂幼女年方二八才貌頗稱倘蒙御史公不棄老朽老夫願結絲蘿蘇太爺道

議不遂只得依允就於臨清暫住擇吉行聘成親

月下赤繩曾結足

何須射中雀屏目

當初恨殺尚書船

誰想尚書為眷屬

三朝以後蘇公便欲動身王尚書苦留蘇太爺道父別老母未知存亡歸心已如箭矣王尚書不好扭閣過了七日備下千金粧奩別起夫馬送小姐隨夫衣錦還鄉一路無話到了涿州故居且喜老夫人尚然清健見兒子媳婦俱已半老不覺感傷又見孫兒就是向年汲水所遇的郎君欣喜無限當初只恨無子

今日抑且有孫兩代甲科僕從甚衆，旧居火焚之餘，安頓不下，暫借察院居住，起建御史第，府縣都來助工，真个是不日成之。蘇雲在家奉養太夫人，直至九十餘歲方終。蘇泰歷官至坐堂都御史，夫人王氏所生二子，將次子承繼為蘇雨，之後二子俱登第，至今閭里中傳說蘇知縣報冤唱本，後人有詩云：

月黑風高

貴尺蕩裏賊猖狂

第十二卷

范鰥兒雙鏡重圓

簾捲水西樓，一曲新腔唱打油。宿雨眠雲年少夢，休誤且盡生前酒一甌。明日又登舟，却指今霄是舊遊。同是他鄉淪落客，休愁。月子彎彎照幾州。這首詞末句乃借用吳歌成語，吳歌云：

月子彎彎照幾州

幾家歡樂幾家愁

幾家夫婦同羅帳

幾家飄散在他州

此歌出自南宋建炎年間，逃民間離亂之苦，只為宣和失政，奸佞專權，延至靖康，金虜凌城，擄了徽欽二

製 複 許 不

NOT TO BE REPRODUCED